

嫁娶違律主婚媒人罪

背夫改嫁係由出嫁堂姊主婚

東晉世乎夫背妻之府獄受覆

直隸司 查律載：嫁娶違律若由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者，獨坐主婚，餘親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爲首，男女爲從，至死者主婚人並減一等。註云，餘親謂期親卑幼及大功以下尊長卑幼主婚者等語。是律稱餘親係統包期功以下有服親屬而言，雖卑幼亦得主婚，則出嫁姊妹有主婚者似亦包舉在內。此案王夏氏因夫王大立備趁外出，家貧難度，起意逃走，即私同出嫁堂姊宋夏氏赴香河拾麥，嗣宋夏氏以麥秋已過，不能養贍，起意與夏王氏主婚，令伊素有姦之馬三聘娶爲妻，該督將宋夏氏依餘親主婚至死減等律於王夏氏背夫在逃改嫁絞罪上減等擬流，宋夏氏係王夏氏堂姊出嫁降服小功，如果案情確實，似可照此辦理，惟王夏氏因貧隨姊外出覓食，初非有心背棄其夫，而宋夏氏既將該氏帶至香河復爲主婚，嫁與伊姦夫爲妻，其中誠難保無申通誘拐情事，應否議駁抑或隨案照覆之處統候鈞定。奉諭：“案情未確，固應議駁，至已嫁之姊應否爲已嫁之妹主婚尚未明晰，令再核查。”職等遵復，詳查律例及解釋諸家，均無已嫁之女應否爲母家人主婚明文，惟查凡人有收留在逃子女轉嫁及和略誘婦人子女嫁賣治罪專條，而親屬並無收留轉嫁及和誘轉嫁之文，蓋緣親屬收留在逃係律得容隱，若和誘略誘在親屬惟賣爲奴婢者應從凡人，和略法并無誘嫁親屬與人爲妻妾之例。集註謂，自有違律主婚正條可以引斷，是以不復贅及等語。可見凡係親屬有收留誘娶嫁人爲妻妾者，俱應照違律

主婚問擬，至出嫁之女既嫁從夫，自不得復爲母家主婚之人。第律載：祖父母、父母等理得主婚者俱係獨坐主婚，其所稱餘親統包期親卑幼及大功以下尊長卑幼在內，此種親屬不盡理應主婚之人，故分別首從坐罪，所以嚴嫁娶違律之罪，非予餘親以主婚之權也。出嫁之女律止降服一等，不得謂非親屬，若不照餘親主婚定擬，此外別無律例可援。職等詳加考訂，悉心酌核，似應照餘親主婚分別首從問擬。乾隆五十八年說帖

嫁娶違律之婦於夫卑幼有犯

晉撫 咨：嫁娶違律之婦於夫前妻之子及夫之卑幼有犯，應否仍以凡論，咨請部示等因。查例載嫁娶違律應行離異者，與其夫及夫之親屬有犯，如係先姦後娶，或私自苟合，或知情買休，雖有媒妁婚書均依凡人科斷，若止係同姓及尊卑良賤爲婚，或居喪嫁娶，或有妻更娶，或將妻嫁賣娶者，果不知情實係明媒正娶者，雖律應離異，有犯仍按服制定擬等語。此條申明嫁娶違律之婦遇有尊卑親屬相犯，分別是否仍按服制及以凡論，故載在嫁娶違律門內，統言親屬已包尊長卑幼在內，並非專指主婚尊長而言，誠以愚民不諳例禁，如果先姦後娶，或私自苟合，或知情買休，並非以禮婚配，設有尊卑相犯，自應概從凡論。若係同姓反尊卑良賤爲婚，或居喪嫁娶，或有妻更娶，或娶賣休之婦實不知情，婚姻之禮既正違律之罪甚輕，似不應以已定之名分等於凡人，故有犯仍按服制問擬，例義極爲明顯。今該撫以同姓尊卑爲婚等項嫁娶違律之婦，於夫前妻之子及夫之卑幼有犯，應否仍以凡論，並聲明該婦係律應離異之婦，既無夫婦之分，何有母子之稱等語，是律許其夫以之爲妻，而爲其夫前妻之子，不應以之爲母，其夫之卑幼不應以之爲尊長，於名已爲不正，且同一嫁娶違律之婦於夫之尊長有犯，既因其有尊長之稱，故重服制之罪，而於夫之卑屬有犯則以爲無夫婦之分，何有母子之稱，於該婦之犯尊既云不得因違律之輕罪置重罪於不論，而於